

超级绑架

东方明著



超级绑架

东方明 著

开 明 出 版 社

1993年9月

5.7931
2.93
(京)新登字 104 号

超 级 绑 架

东方明 著

开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)

江苏省丹阳市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425 字数 220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000

ISBN 7—80077—657—3/I·63 定价 6.50 元

目 录

一 (1)

曾给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诊脉开方的“南国名医”突然失踪……将门之女安慰想出奇招：偷渡香港揪回中共叛徒张国焘！……省委副书记的儿子、名医的孙女纷纷向应……

二 (9)

烈士之子贝小达竟成为大扒手“羊城快钳”的高徒……看守所里，将军救出了贝小达……贝小达决定参加安慰组织的“偷渡行动”……手无缚鸡之力的贝小达竟从武术家石天野那里搞来 15 两黄金、万余元美金、港币……武术家之子石初伏向贝小达兴师问罪，突改主意，决定和安慰等人一起偷渡……

三 (23)

安慰、铁砚五人苦心策划，搞得珠江电影制片厂证明来到边境“选景”，伺机偷渡……边境少年稳往“客人”，转身却去找来武装民兵，五人悉数落网……民兵连长亲自讯问，面对着珠影厂的“证明”和安慰姑娘的能言巧辩，一时难辨真假……五人被关押……安慰施妙计，贝小达依计行事，五人终于从囚室

逃脱……殊不料摆脱民兵的追捕又突然被人用
枪逼住……

四

..... (36)

偷渡者重新悉数落网……安慰对对方的身份突然生疑……对方声称可以帮助偷渡者赴香港……一艘小船载着偷渡者在汪洋大海中飘泊……突然，海关缉私艇出现，铁链扣住了偷船……偷渡者气急败坏，船老大却不慌不忙……“机关”一用，缉私快艇突然嘎然而停，缉私人员眼睁睁地望着小船消失在月光照射下的海面上……

五

..... (46)

偷渡者踏上香港土地……石初伏去师叔处联系住宿，意外遭拒绝……大雾山天王庙里的黑道“契爷”……“武联帮”向张国焘通报偷渡者意图……好戏即将开场……

六

..... (60)

张国焘不相信报警电话，说：我是死老虎了，毛泽东不会对我发生兴趣……有两个女记者登门采访张国焘……

张国焘施计试出女“记者”即大陆红卫兵……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用掺烈性安眠药的咖啡款待女“记者”……

七

..... (73)

张国焘的声音尽量保持镇定，但沃尔警长还是觉察到这位落魄名人内心十分紧张……“匪警营救中心”特勤组紧急出动……胖姑娘药性发作，昏睡于“蓝梦”咖啡馆……警探闯进咖啡馆，龙佳丽落网……安慰化装营救伙伴……

八 (86)

沃尔暴跳如雷，大骂他的部下……孔怀阳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……重赏之下有勇夫，也有奸徒。贝小达的契爷决定出卖偷渡者……贝小达人小鬼大，竟从契爷口中套出机密……夜深人静，一支警探悄悄逼近天王庙……

九 (102)

铁砚三人获知安慰、龙佳丽被捕，决心营救……偷渡者去九龙大饭店，诱使正遭警方通缉的“独脚大盗”上当……贝小达在电话中和“匪警营救中心”谈判，议妥用“独脚大盗”交换安慰、龙佳丽……“独脚大盗”突然醒悟，贝小达大吃苦头……警车正往大饭店疾驶而来……

十 (116)

孔怀阳将计就计，兜缉偷渡者……铁砚、石初伏均落网，仅剩贝小达一人……贝小达点起一把火，并放出“独脚大盗”，乘混乱救出同伴……偷渡者出其不意直扑张国焘寓所……张国焘已有三十年没摸手枪了，但使枪的姿势还是那么稔熟……将门虎女上

前换住张国焘的臂肘，说：“张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……”

十一 (128)

陈笑珠简直是“女诸葛”，竟在张国焘寓所附近设下暗哨……载着张国焘的轿车正行驶着，对面驶来一辆白色面包车，直朝轿车撞来……张国焘一听说放他，马上钻上车厢，还不失风度地朝偷渡者点头告别……麦峰没有料到，尽管他救了张国焘，但张国焘却不领他的情，竟冲他连连摇摇手说“NO！”……

十二 (139)

“匪警营救中心”警官孔怀阳一觉醒来，鼻腔里钻进一股香水味，身边竟躺着一个裸体女人！……“武联帮”“红棍”狄福彪和“洋酒神”沃尔警长比试酒量……醉醺醺的沃尔听凭陈笑珠为他洗土耳其浴……面对着将自己的丑态暴露无遗的照片，沃尔警长懵了！傻了！只好答应麦峰的要求……张国焘说：“要把这几个毛娃娃一网打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……

十三 (154)

偷渡者发现张国焘转移，向电话局打电话探询去向，不意被“武联帮”侦知下榻处……安慰、龙佳丽去牛奶公司查询张国焘新住址……陈笑珠率人擒获铁砚、石初伏……安慰、龙佳丽处于危险境地却茫然不知……

十四 (162)

贝小达溜出饭店，刚要上汽车，双手突然被人掬住，一副冰凉的手铐扣住了他的手腕……“武联帮”喽罗阿根急于报功，撇下俘虏而去。不意贝小达精通“解锁法”，乘机脱身……安慰、龙佳丽正欲进牛奶公司，却见麦峰驾车从大门里出来……安慰钻进天花板，欲制服陈笑珠，营救铁砚。哪料到铁砚却正与陈笑珠碰杯言欢！遂大忿而去……

十五 (174)

将门之女断石立誓：“即使只剩我一人，也要把张国焘揪回广州！”……龙佳丽想出“引蛇出洞”妙计……贝小达正在施展“解锁法”绝技，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回头一看，是“警伯！”……医院里，安慰一马当先冲进病房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吓得脸无人色。贝小达一掀被子，大喝一声：“张国焘，起来跟我们走！”床上那人突然飞起一脚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……“引蛇出洞”计失利，两个姑娘被捕……

十六 (188)

“武联帮”打手当着安慰、龙佳丽的面，把一个姑娘的衣衫剥光，实施轮奸……麦峰色迷迷地盯着安慰、龙佳丽：“你们听着，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变动的，就象耶稣的传世宝训一样，是决不可更改的！”……“大陆妹”和麦峰同桌共饮，突然，龙佳丽脱下衣服……麦峰没料到阴沟里会翻船，惊得背沁冷汗，连声求饶，却抱定主意要保护张国焘……深夜花园里，一根绊马索把安慰、龙佳丽、麦峰绊翻……

十七 (206)

……安慰、贝小达陷入经济危机……一个瘦女人给将门之女喝了一盒酸奶，安慰突然昏迷……贝小达大模大样走进警署，向“警伯”报告案情……麦峰正待强奸胖姑娘，陈笑珠至，醋劲大发……女“纸扇”设下妙计：将龙佳丽送往夜总会，作为诱饵钓“大鱼”……

十八 (220)

……“樱花之梦”夜总会，灯红酒绿中，坐着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，谁也没料到，这就是女扮男装的安慰……穿着袒胸服的龙佳丽上台唱歌，一曲方罢贝小达跳起来大叫：“这个肥婆我家少爷要了！”……大富豪之子丰志远欲与安慰斗富争艳，被将门女一招武功吓得屁滚尿流……日本老板设下鸿门宴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三支手枪突然分逼安慰三人……

十九 (231)

如果把时间倒退数小时，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尖沙咀麦峰寓所的另一幕场景：……被软禁的铁砚看到刊有“大陆妹”龙小姐献歌消息的报纸，大惊之下决定营救……铁砚施展计谋，诱使打手上当，为他找来石初伏……石初伏连破三关，终于帮铁砚逃出魔窟……“武联帮”正准备押走安慰三人，铁砚、石初伏赶到，出其不意救下了同伴……张国焘顿足长叹“十余日还拿不下几个手无寸铁的大陆娃娃，香港警

方究竟怎么啦!”……

二十 (246)

……偷渡者劫后欢聚,重新制订行动计划……

陈笑珠接到喽啰电话,得知麦峰又在魔窟搞淫乱活动,大发醋劲,火急赶去,岂不料等待她的是令她意想不到的场面……火赤练蛇摇晃着三角形蛇头,吐着长长的舌信朝女“纸扇”白嫩滑润的脸上舔去,她竟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……偷渡者机关算尽,陈笑珠却始终守口如瓶,宁死不供张国焘的新住址……

二十一 (260)

……张国焘用手杖叩着地板,声色俱厉地对沃警长说:“你这是玩忽职守!若在三十年前,我就要下令枪毙你!二十年前,我要给英国首相打电话控告你!”……女“纸扇”的嘴巴敢活吞蛇头,耳朵却盛不下两个字。贝小达随口一说,竟歪打正着把她的精神防线摧毁了……沃尔警长举起手枪,将牛角枪柄重重地往陈笑珠头上砸去……

二十二 (270)

……张国焘在往回返的途中,突然改变主意,决定转移住处……张国焘和孔怀阳议“守珠待兔”擒拿偷渡者……警方设下埋伏,偷渡者冒冒失失往网里钻,于是引出一番激战……“砰!”孔怀阳对准铁砚开了一枪……两方对峙之际,孔怀阳突然晕倒……医

院里，受伤的铁砚以血换钱为孔警官付医药费

.....

二十三 (285)

.....当偷渡者突然出现在张国焘面前时，张国焘惊讶得好像有许多蚂蚁在背上爬来爬去.....张国焘强作镇静道：“你们要请我回广州？好的，我阔别内地 17 年了，正想回去看看。”.....偷渡者达到目的后正要离去，麦峰突然率人赶到，偷渡者和“武联帮”大打出手.....警车呼啸，大批警察突然赶到.....

二十四 (295)

.....安慰、铁砚四人遭遣返，被造反派处以死刑、重刑。安帮国将军去刑场为女儿送行.....贝小达携带录音带、笔录冒死逃回广州，安将军速将材料送往北京.....深夜，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电话：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，龙吟墨已恢复自由.....

曾给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诊脉开方的
“南国名医”突然失踪……将门之女安慰想出
奇招：偷渡香港揪回中共叛徒张国焘！……省
委副书记的儿子、名医的孙女纷纷响应……

南国名医龙吟墨失踪了！

这天上午，有人来到墨溪坊龙氏诊所，自称是龙吟墨老友、古文物收藏家单鼎的邻居，受单老先生之托来送消息：单夫人突患急症，卧床不起，请龙先生速去诊疗。龙吟墨一听不敢迟缓，马上出诊。不料这一去竟如断线风筝，杳无踪影。

龙吟墨中年丧偶，一子一女皆在海外，和他一起生活的是孙女龙佳丽和两个弟子。他们等到下午还不见龙吟墨归来。放心不下，便去单家寻询。哪知单老先生称根本无“夫人患

病，托人捎信”一说，龙吟墨也没来过。三人顿觉蹊跷，商议一阵后立刻分头行动：报告公安局；龙吟墨是全国政协委员、广东省政协常委，其时“文化大革命”方兴未艾，政协已经停止活动，但还是有必要去通知一声；龙佳丽则向她的好朋友、解放军特三军军长安邦国将军之女、省武术队主力队员安慰打电话，请求帮助查访。

安慰闻讯大惊，马上借了辆军用摩托，驾着在外面转了半夜一天，足迹遍及广州城郊，向四方八面打听，均无消息！

傍晚时分，安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又饿又倦，却不吃不睡，呆坐在沙发上沉思。乘这机会，让我们打量一下这位将门之女的模样：她颇长健壮，端庄的莲子脸，肤色白中泛红；眉毛弯弯如黛，眼睛大而灵活，微翘的鼻子使她平空增添了几分顽皮相，初次看见往往使人忍俊不住。她的模样和透出的气质，使人觉得这是一位天真、活泼、勇敢、善良的姑娘。

客厅里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，安慰一个箭步冲出卧室，扑向电话机。耳机里传来佳丽嚤嚤的哭声，姑娘预感到情况不妙，连忙发问：“怎么啦？龙爷爷有消息了吗？……什么？什么！被关起来了！！谁关的？造反派！狗屁！哦，你等等，我马上过来！”

一刻钟后，安慰驾着摩托车来到龙家，把大门撞得“嘭嘭”乱响。开门的是龙吟墨的大弟子崔杰，他认识这位常客，不过不知道龙佳丽已经把坏消息告诉对方了，便想奉告，谁知刚一提起就被安慰一顿抢白：

“知道了！知道了！哼，你还算是龙爷爷的徒弟呢，师父

给人家关起来了也不去设法营救！要是我有龙爷爷那么大本领，说什么也不会收你这种蹩脚徒弟，给我磕头都不收！”

崔杰被姑娘说得哭笑不得，忙用手指指里面：“安姑娘，你快去看看佳丽吧，她快哭成泪人了！”

安慰连忙往里跑，迈入龙佳丽卧室：“佳丽，我来了！”

龙佳丽 19 岁，跟安慰同年，她是个胖乎乎的俏姑娘，梳了个短发学生头，秀美的鹅蛋脸上长着一对泉水般清澈的眼睛，从中闪出点点光波，白嫩的两腮埋藏着一对时隐时现的酒窝，小巧的嘴巴和巧夺天工的下巴颏给人留下一种温存、内秀的印象。爷爷横遭厄运的不幸消息使她成了雨中梨花带露芍药，满脸泪痕，眼泡红肿，哭哑了的嗓子说话都语不连贯：“安慰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安慰把她扶到椅子上，掏出手绢给她擦眼泪，柔声道：“别哭！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龙佳丽好不容易才止住哭声，哽咽道：“下午，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，自称是省委机关造反派，铁板着脸宣布说爷爷有严重政历问题，已被隔离审查；让我把生活用品交给他们带去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嘴巴一瘪又淅淅沥沥哭得象六月里的连阴雨。

安慰愣了一愣，忿然问道：“他们凭什么说龙爷爷有严重政历问题？”

“他……他们说……说爷爷是……是张国焘反党集团漏网分子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安慰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。她是龙家最受欢迎的常客，龙吟墨闲来无事，喜欢给小辈讲些自己经历过的故事，两年前他曾给孙女及安慰讲过自己当年给张国焘看病的事。当时安慰听得津津有味，至今未忘。她知道龙吟墨

既非共产党员，也未参加红军，跟当时位居“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”高职的张国焘可以说是“素昧平生”，“反党集团漏网分子”一词从何提起？

“啪！”姑娘忍无可忍，抬脚把一只椅子踢翻，怒诤诤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这完全是诬陷！什么狗屁造反派，准不得好死——坐飞机摔死，乘汽车撞死，坐轮船淹死，待在家里心肌梗死！”

龙佳丽眼泪滂沱地望着安慰：“我想去找他们谈谈清楚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”

安慰发过一阵火后冷静了些，弯腰扶起椅子，重新坐下：“找他们谈谈？平白无故谈有什么用，他们会听你解释？再说，你根本也甭想见着那班新坐上交椅的傢伙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龙佳丽的声音里透着哭腔。

“怎么办？”安慰皱着眉头，眼睛盯着窗台上的一盆青翠欲滴的文竹，两片嘴唇一张一合，吐出一连串“怎么办”。

龙佳丽熟悉安慰，知道她在动脑筋，一对眸子透过泪帘看着对方，满心希望她能想出一个营救方案来。

一会儿，安慰两条黑黑的月牙眉一皱一耸。龙佳丽心头一松，连忙问：“该怎么办？”安慰头脑里的确已产生一个大胆的设想、冒险的计划，但她一时吃不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如何，因此一时不便说出来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姑娘平生还是首次碰到，这项计划弄得不好是会掉脑袋的，因此尽管她向来胆大如斗，但还是不敢贸然决定。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强而且十分可靠的人商量一下再说，这个人几乎是紧接着这项计划从头脑里冒出来——省委副书记铁铮的儿子、23岁的省美术学院学生铁砚。

安慰站起来：“佳丽，跟我出去一趟！”

龙佳丽用迟疑不解的眼神望着安慰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去问问铁砚，他是智多星，会拿出好主意的。”

两个姑娘还没出门，崔杰引进一位高个男青年来：“安姑娘，有人找你。”

安慰一看，来人正是铁砚，大喜：“哎！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砚哥，我正要找你呢！”安邦国和铁铮是在一条战壕里滚过的战友，解放后又同在广州工作，两家关系密切，时有往来，安慰、铁砚从小就亲密无间。

铁砚朝龙佳丽点点头，在桌前坐下，对安慰说：“我先去你家，保姆说你来这里了，就尾随而来。”

“砚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件要事，不过不是找你，而是通过你找龙佳丽。”

胖姑娘觉得意外：“找我？”

“是的。听说龙先生失踪了，我已经打听到他的下落了——被关在省委机关后院地下室。”

龙佳丽又泪珠盈盈了，安慰说：“砚哥，她已经知道了。”

铁砚：“知道人家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？”

龙佳丽抽泣道：“说我爷爷是张国焘反党集团成员。”

铁砚叹了口气：“唉！这无非是借口罢了，其实，省委机关造反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隔离龙先生，为的是将我爸爸置于死地！”

安慰大惊：“啊？！”

铁砚说：“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给你们说说吧……”

在省委领导成员中，副书记铁铮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

以来唯一未受造反派冲击的一位。8个月以前，即1966年春，铁铮突然得了一种怪症：先是突发高烧，体温升至40.5摄氏度，陷入昏迷状态，当即被送入医院抢救。三天后，高烧总算退了，但却出现了一种比高烧不见得好些的病症：厌食严重到几乎令人吃惊的程度，往往连续一星期不想吃东西，不管中菜西餐，甜咸酸辣，闻着气味就皱眉头，一入口就呕吐；那失眠症也足以使一些丰富临床经验的内科、神经科专家瞠目结舌，三天三夜不合眼是家常便饭。

五月间，在安邦国将军的关照下，铁铮副书记这个1930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被送进广州郊区七星山野战军某兵团疗养院。院方专门成立一个治疗小组为铁铮治疗，半年来，专家们在省委副书记身上采用了几乎所有能够采用的诊疗手段，诸如X光摄片、B超测检、脑电图、心电图、细胞切片检查、心理疗法、物理疗法、针灸疗法、中西药结合疗法等等，但都不能使病魔脱身，甚至连病因都查不出。几个月折腾下来，原本就矮小瘦弱的铁铮已经形销骨立，脸瘪肌消，皮包骨头！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造反派曾数次想将铁铮押上批斗台，但七星山疗养院住的都是军队高级干部，戒备森严。他们不敢强冲硬揪，只好暂时作罢。由于有省委诸常委及书记处几位书记当活靶子，渐渐的造反派也把他淡忘了。但最近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，形势于铁铮又趋不利：造反派策划打一个轰动全国的“伟大战役”——揪出一个包括中央某几位部长在内的涉及13省领导干部的“37人叛徒集团”，于是想起了铁铮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“干部历史审查小组”副组长的老家伙，想“启发”他提供“真实”材料。专案